



洪建民呆呆地听着南珠儿不紧不慢地叙述，忽而泪流满面，忽而满面庄严。忽然，南珠儿不讲了。他抬头看了看南珠儿，半依在床头上，眼睛眯缝着，好像沉浸在遥远的回忆里，还没醒来，眼睛湿湿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南珠儿说：“这就是我不同他人的人生经历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太悲壮了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我连故乡都没有，准确说也没有家。出生的地方我只去过一次，父亲怕我吃不了那里的苦，给母亲祭祀完马上就把我送上了车，这个家我只在出生的时候住过一夜，长大后，我连一天都没住过，外婆家虽然温馨，可是外婆走了，外婆的家也没了，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儿，四海为家，四海都是我的故乡。有时别人送礼物给我，我都送给了我的妹妹。”

洪建民问：“我怎么没听说有个妹妹呢，妹妹在哪？难怪

你刚才总假设假设的，还真有一个妹妹呢？”

南珠儿说：“妹妹小我三岁。有一天，我在建国门地铁站等车，一个女孩在那儿摇摇晃晃的，几次险些摔倒了。我上前扶住她，问她怎么了？她说：是饿的。我立即把她领回宿舍，给她泡了碗方便面。她吃饱了，有了精神，告诉我：她从塞罕坝来，是到北京农科院来学习植物组织栽培技术的，正准备回家，可是不小心把钱包丢了，回不了家了，又不肯讨要，就饿晕了。她就是樟松治沙模范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侯雅雪的女儿侯茸茸，我听说后顿生爱惜，原来我们还是与内蒙古的坝上老乡呢。我帮她买了车票和路上需要的食品、用品，把她送上了车。她回到家后，采用组织培养技术，培育出新一代樟松种苗，使这个老抗沙树种的抗受性更好，接着如法培育出大量的樟松种苗，又解决了种苗不足问题。之后，她回来把钱还了我，我说不要了，她说什么也不肯。自此，她每年至少来北京一次，一是来看我，二是到农科院学习新技术。我们俩成了要好的朋友，不但成了姊妹，而且比妹妹还亲呢。”

听了南珠儿的话，洪建民感动得一时也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词儿来表达，激动地说：“南珠儿，你真好。”

南珠儿的眼睛一下明亮起来，说：“也不是我怎么好，我没家，处处都是家，我没亲人，天下人都成了我的亲人。见

到你以后，我怎么看你都像我的哥哥，就想认你做我的哥哥，可是你总躲着我，我一度很伤心。后来，我发现白泉重逢定理，怎么和我失去亲人的感觉一样呢？就故意和你争，其实白泉老师早已经定下决心，让你来完成他的工作，我是故意激你的。白泉收你为关门弟子后，我天天往你那里跑，探讨白泉重逢定理，一边为的是环境，一边也是为了解释我自己遇到的情感问题。后来我发现你对我有了依恋，担心影响你的事业，就故意躲开你，想在适当的时候再去找你。”

南珠儿神情中那种时隐时现的漂泊感，让洪建民看到一个游子的真实胸怀，这没有对人生深刻的理解，是决然不会自然天成到今天这种境界的。它一半来自先天的品质，另一半则是岁月风雪捶打的结果。洪建民忽然明白了，当年南珠儿要取而代之的良苦用心。让他不能不佩服，也让他不能不问：“父亲老家现在还有什么人吗？”

南珠儿习惯性地捋了一下额头的长发，咳了一声说：“也没什么人了。父亲江思南是清代《河络精蕴》作者江永的后代，江永是拓扑学大师戴震的弟子，这，你可能知道。”

洪建民听说江永，眼睛一亮，象一个溯流求源的探索者，忽然发现了河流的源头一样，心中充满了喜悦，立即肃穆起来，说：“太可惜了，这父亲要活着该有多好，可惜，不能当面聆听教诲了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不要紧的，外婆给了我几本祖传典籍，一本

是《中国山河宝典》，还有一本《河洛精蕴数本事祥解底本》都是用正楷书写的，线装书。还有几本什么书，你见了就知道了。外婆对我说，是父亲留给我的。我也看不懂，这次我带来了，哪天我找给你，没准儿对研究环境文化，进一步完善白泉重逢定理，或者对研究蓝天、碧水、青山、雷电、林涛、丽焰、厚土、甘泉八大区域权值的同期推荡、相互印证，还能用得上，放在我这里实在是浪费了。”

洪建民听到这里，站起身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这样的好父母，真的让人骄傲。”

南珠儿眯缝着眼睛，说：“我讲这些，不是为了让人骄傲，更不是为了展示我的荣耀，我是说，我们应该向两位老人家学习，努力践行白泉老师清水与河流重逢的计划。”

洪建民十分谦恭地说：“我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假设有一天，我不在了，你能继续践行白泉老师的遗愿吗？”

洪建民看着南珠儿，抚摸着南珠儿修长的手指，良久，说：“我要陪你白头到老的，我们还要培养自己的学生，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不能实现白泉老师的遗愿，那么，下一代接着做下去，我想总能完成的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白泉重逢定理二：在路口，你与一个人相遇，当你和他（她）同路同向而行并成为伴侣的时候，那么，你和他（她）到达目标的终点所用的时间长度相等。如果这人

继续前行或向其它方向行走，且不沿原路返回，那么你和他（她）在告别的原点，就是分手的起点。这，你难道忘了吗？”

洪建民说：“虽然我们做着不同的事情，但是我们都会回到原点重逢的，你别忘了，白泉重逢定理三：在路口，你与他（她、它）相遇，可能与你同路相向而行，也可能向其他方向，甚至向相反方向行走，如果你们所用的时间长度相等，当你们的行走路线交叉时，你就会和他（她）在交汇点重逢。那么，则证明你们所处理的事情和行走的距离所用的时间长度之和相等。从第一次见到你，到现在我们一次次的重逢就证明了这都符合白泉重逢定理，我相信以后还会验证这条定理的正确性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我是说假如我走不到我们重逢的交汇点了，你能接受我妹妹吗？”

洪建民说：“不能，这怎么会呢？我一定会想你的。都说男人见异思迁、喜新厌旧，是陈世美，其实陈世美历史上只有一个，还是人们胡乱虚构的，后世虽然也有，但那是男人中的异类，是旁枝末节，不是主流的。男孩，事实上，才是世上感情最专一的，像妇孺皆知的梁山伯，西厢记中的张君瑞，蓝桥会里的韦郎保，白蛇传中的许仙，可都是著名的痴情男孩呢。我相信我也是其中一个。这条定理还是你帮着推导出来的呢，你怎么会不回来了呢？”

南珠儿说：“赏春香，还是旧罗裙呢。那是过去的事儿了，

我是说你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允许你再这样说在不在的话。上次在北京，我不是因为有事儿，怎么也在医院好好陪陪你，我还为这事儿不安呢！我得向你赔礼道歉。好好的，再不要说在不在的话了，来！”洪建民说着，两手抱拳就是一拜，说：“请接受我的道歉！”

南珠儿说：“别淘气，你别把邻屋的鲜汤给拜来了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我不仅是拜你，还想借你的光，拜先祖江永。”

他还想拜，忽然有人敲门了，他打开门一看不是别人，正是诗友鲜汤。

洪建民热情地说：“鲜汤，刚说到你，你就来了，快进屋。”

南珠儿也坐起来说：“鲜汤，进屋吧。”

鲜汤说：“南海芭蕉说，让大家过去研究一下明天的活动安排和行动路线”。

洪建民拉着南珠儿，跟着鲜汤走进了会议室，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坐了。科考队的队员们也相继走进来，大家彼此打着招呼，这里处处洋溢着快乐的笑容，气氛十分友好。轮值主席芒果说：“下面请南海芭蕉讲话。”

一阵掌声过后，南海芭蕉用浓重广东方言说：“姆乖（谢谢）！我刚才与芒果和市环保局联系上了，一位姓付的副局长接待我们的，他说：‘我代表环保局和N市全体市民，热烈

欢迎你们的到来。’还问：‘你们住在招待所，习惯吗？’我和芒果说：‘给南亚市添麻烦了。’他说：‘有什么困难及时联系’，走时还送给我们很多关于红树林的资料。”

这时，芒果从包里把一摞资料拿了出来，放在桌上，说：“都在这儿，会后互相交换着看看吧。”

南海芭蕉继续说：“环保局的付副局长说，目前在南亚市比较有规模的红树主要有三处，一是在南亚河两岸现存200余亩，亚龙湾有一片，再就是洪家湾了。其余还有几处都不成规模。可能在白骨壤村，尚有残余的红树。看来和我们原定考察路线出入较大，我也没来得及和北方鹤商量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洪建民说：“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吧。”

一树珍珠说：“我们到南海来考察红树林，不是来检阅红树林的，哪怕只有一棵，我们见了，看到了红树的品格，悟到了它存在的价值，学到了它的精髓，也就实现了我们最初的愿望。”

芒果说：“我不这样认为，一棵只是一种独立的精神，而一群方见群体的力量和众志成城的方向，犹如菊芋，如果在黄沙岭只长出一棵，我们天天看着它，孤苦伶仃的耸立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一句话激发了一树珍珠探讨问题的热情，犹如在进行一场庭辩，他说：“尊敬的芒果先生，我们看问题必须注意到它

的标的，就是它的实在，而不是想象，我们不能以某种莫须有的假设来给问题下结论，或者进行所谓的推理，我们知道以无知推不知是很难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。况且，至少在南亚市红树还没有可怜到只剩下一棵，我是说起码在南亚河畔还有200余亩，这足可为我们的考察提供必要的基础。哲学家先生，哲学上的一叶障目所发生的错误叫什么呢？”

芒果也不示弱，反驳说：“法官大人，你不用拐着弯地说我以偏概全，我是在提醒人们在对任何事物作考察、作判断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事物的整体，把与若干个体相互关联的整体研究明白了，那么它的个体本质，自然可一目了然了。恰在于此，既然有大片的红树林，我们为什么非得弃大片红树林而不去研究它，而去纠缠几棵红树呢？至于无知还是有知，我们应该以其结果论是非。一叶虽然可以障目，可是，别忘了一叶尚可知秋呢！关键这一叶在谁的眼里。”

一树珍珠说：“难道要了解麻雀的结构，非得把全天下的麻雀都抓来，一只一只地进行解剖吗？难道解剖一只还不够吗？这是分属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，我提醒你不要混淆概念，或者说得不好听一点，不要犯偷换概念的错误。”

芒果见一树珍珠紧紧咬着不放，于是说：“这就可以回到问题最初的起点了，这里的一叶知秋，和解剖一只麻雀，说的都是最本质意义上的前提，必须服务于它整体的集合概念。归结到底，说的，它不是一片孤立的叶子，而是秋天在一片



叶子上留下的季节特征和痕迹，至于红树群，就更是概念的整体，而不是孤立的研究一棵树，或者单单欣赏一棵菊芋，而你的一叶障目才是混淆概念呢？”

听了两人的发言，在坐的南海芭蕉、洪建民、包括南珠儿都深深折服这两个辩才犀利的思想，鲜汤、水黄皮、小叶榕、勒杜鹃、冷关公等人更是听得目瞪口呆。

一树珍珠见芒果终于把话题拉了回来，进一步强调说：“我不管你是解剖一只麻雀，还是欣赏一棵菊芋的孤独，但是我想讲一个故事：有一次，我为了探清开都河的源头，遇到一条狼，我为了躲开他的攻击，远离了河道，我迷路了，走在茫茫的戈壁上，水袋里的水喝光了，有几次昏了过去，醒来我继续前行，这时，忽然发现有一簇红柳在路边出现了，长得郁郁葱葱的，那一刻，我高兴得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，跑过去，立即拿出身上仅有的一把小刀，居然在一簇红柳树下找到了水。这簇红柳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启示：在这里尽管只有一簇红柳，人和红柳也有着天壤之别，但是它代表着事物的发展方向，生命离不开水则是我们共同的切入点。一切事物外在的表象，必然存在最本质的需求，所以研究一棵红树，也不见得没有意义，好在我并没有说一定不去寻找大片的红树林。”

芒果还要说下去，南珠儿见这样争下去，也不见得有任何意义，说：“两位先生说的好，我看红树林也好，一棵也好，

还是一片也好，我们到南海来不是检阅红树林的，而是要找到红树存在的本质，恰如水既是红柳不可缺少的，也是人离不开的。我相信红树于人也同样存在某些相同的特征，这大约也是白泉老师说的同期推荡，相互印证的由来。这一点，从两位的发言中可以看出，无论芒果，还是一树珍珠，都是不可怀疑的。我的意见是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可不可以这样，我们从近处开始，再极远处，然后再解剖麻雀也罢，研究成片的红树林也罢，各随尊变。这样我们既可以研究红树种群的存在与环境的关系，又可以研究几棵红树存在的原因。”

南海芭蕉说：“我赞成。”

洪建民听到南珠儿在这里说到同期推荡，尤其对相互印证，忽然恍然大悟，高兴的说：“这个意见好。”

其余勒杜鹃、冷关公、鲜汤等人也纷纷赞成。于是定了下来，科考队的第一个行动计划是：分组寻找。

这时，南海芭蕉对洪建民说：“付副局长听说重逢大师来到了N市，说今天有时间还要请重逢大师去做白泉重逢定理的报告呢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不用请我，他们安排好了，请南珠儿去讲吧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洪哥，你就别推辞了，做好准备吧，为了答谢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关照，也是应该去的。”

洪建民听了，点点头。

正议论着，付副局长在徐所长的陪同下，来了。洪建民、南珠儿、南海芭蕉立即起身欢迎。副局长高兴的和大家握着手，一面说：“南海芭蕉是广东著名环保型企业家，他的生态工业，对我们南亚的环保经济发展，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。我们好多企业都到他那里学习过。”

南海芭蕉拉着长音儿说：“谢谢副局长啦，这次来还考察红树林给您添麻烦啦。”

副局长说：“我们有一事相烦呢。”副局长停了一下说：“早上我和你过的，想请重逢大师和重逢才女，给我讲一下白泉重逢定理，可以赏光吗？”

南海芭蕉说：“重逢大师洪建民先生和才女南珠儿，我都说好了，时间由你来安排，什么时候都可以的啦。”

“我和局长商量好了，准备今天下午1：30，你看怎样？”

洪建民说：“没问题，届时我与南珠儿准时到场。”

“可能时间仓促了一些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们一起走好吗？”

南珠儿点点头，洪建民看了一眼南珠儿，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副局长和南海芭蕉等人握手告辞，把洪建民、南珠儿让上了车，一路顺利的来到了环保局，先到二楼局长室；他们受到局长热情款待。

局长说：“久闻重逢大师和重逢才女的大名，没想到说见到就见到了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N市，处处是花园，时时有春光，每到一个地方都是风景。”

南珠儿接着说：“我见了，都不想走了。”

局长听了，十分高兴，说：“我们可是希望你们能留下来，和我们一起见证白泉重逢定理呢。”

他们仿佛不是今天才认识，像老朋友似的亲切交谈着。

会场在环保局的三楼多功能厅。会议由局长主持，他说：“传说中的重逢大师洪建民和她的好友南珠儿昨天来到了N市，为了满足我们的愿望，他们不顾旅途劳累，立即来和我们见面，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。”

在一片掌声中洪建民和南珠儿笑盈盈地站起来给大家敬礼。局长说：“下面欢迎重逢大师洪建民给大家讲课！”

洪建民走上了讲台。南珠儿在一侧帮着打开了电脑笔记本，用鲜汤帮着制好的软件，通过投影仪，打出了十条白泉重逢定理和计算公式。接着，洪建民详细作了讲解，演示了这些定理作用，及公式在环境预测领域的运用方法。在谈到八大区域权值和相互作用关系时，他指着银幕上的“蓝天、甘泉、丽焰、雷电、林涛、碧水、青山、厚土”说：“这八大区域与其对应的权值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在很长的时间内，我不了解它们的真正含义，是在南珠儿的帮助下，我才找到他们之间的作用关系。”

讲到这里，台下又是一片掌声。南珠儿立即站起来，给大家又敬了一个礼。她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理念，环境保护，我有责任。南珠儿的话，清脆甜美，激荡人心。这时人们发现，南珠儿不但是传说中的才女，还是人们从来没见过的美女演说家，会场仿佛忽然升起了一轮明月，照耀得到处都是明亮的目光，掌声足足响了三分钟，才停了下来。南珠儿说，还是听我的重逢伙伴接着讲吧。

洪建民继续说：“我和我的好友南珠儿，自2002年毕业以来，致力于落实白泉老师的从新洗水计划，研究清水与河流怎样才能重逢，已经花了7年时间。”

洪建民喝了一口水，接着说：“这八大区域，是构成自然界的一个和谐的有机系统，它们的关系，相补相成，缺一不可，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都会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害。其中以碧水和甘泉为整个系统连接的纽带。水一旦出了问题，其余都会受到破坏，甚至窒息；如果水可以清洁运转，那么甘泉就会汨汨涌淌，随之土地滋润，草木必然葳蕤，天空也会晴朗，山峰才能披绿，雷声才能悦耳，林涛才能飘香。这就是白泉老师说的“周流往复、辐射叠加。请大家不要介意，我想谈谈N市的环境，这里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，加之环保部门的同仁们不懈的努力，我和南珠儿已经感觉到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，出门所见，我们每天都在与美好的环境重逢，人们生活这样的环境里，心情是愉悦的，心里的幸福感也

就油然而生。可是，南亚河的污染问题，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。”

此时，整个会场静得连呼吸声都能听见了。洪建民看了一眼局长，局长点了点头，他继续说：“应该说这不是环保部门的错，这件事，应该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，也是人们千百年来随手扔垃圾、倒污水的陋习，造成的恶果。南亚河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下水道，排污河。”洪建民简略地说到了纓络河治污经验，也介绍了南珠儿的做法。接着，他高兴地说：“重逢，简单的说就是见面，我们只有看到清水与河流相逢时，才会高兴，河流才能清澈。谢谢局长，给了我和南珠儿这个和南亚市同仁见面的机会，我目前所做的还在看的阶段，或者说只是见到就说，在做的方面还很不够。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。”

会场再一次飘起了掌声。最后局长总结说：“感谢重逢大师和南珠儿给我们带来的宝贵经验，让我们看到了环境工作存在的死角和差距。”

会后，局长和副局长握着洪建民和南珠儿的手说：“说心里话，我们真的想天天和你们重逢呢。”

洪建民和南珠儿笑着说：“重逢是我们永远期待的，我们盼望再次重逢。”

洪建民和南珠儿回到招待所的时候，南海芭蕉正站在大

门口一棵高大的珍珠葵下等着他俩呢。一见面就说：“看见你们兴高采烈的样子，一定是受到了盛情款待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N市的公务员，水平就是高，难怪这里管理得这么好。”

洪建民抬头看了一眼说：“这棵葵树，上面结了这么多珍珠似的果实，真漂亮，难怪柳昊杰的网名叫一树珍珠，原来是从这里来的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像个漂亮的警察。”

南海芭蕉说：“真不愧艺术家，想象力就是好，我在这儿站了这么长时间，都没想出这么贴切的比喻。”

三个人正说着，一树珍珠从屋里走了出来，说：“回来了，怎么样？”

两个人把参加会议的情况说了一遍，南海芭蕉和警民听了十分高兴。南海芭蕉说：“近屋接着开会吧，我们的行动小组还没划分呢。”经过认真地讨论，他们确定了明天各个小组的行动路线。

（欲知后事如何，下章更精彩）

（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）

本期主编： 子线